

最神奇的侦探 最诡异的案情 最惊人的真相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夏晨妮 译

血色命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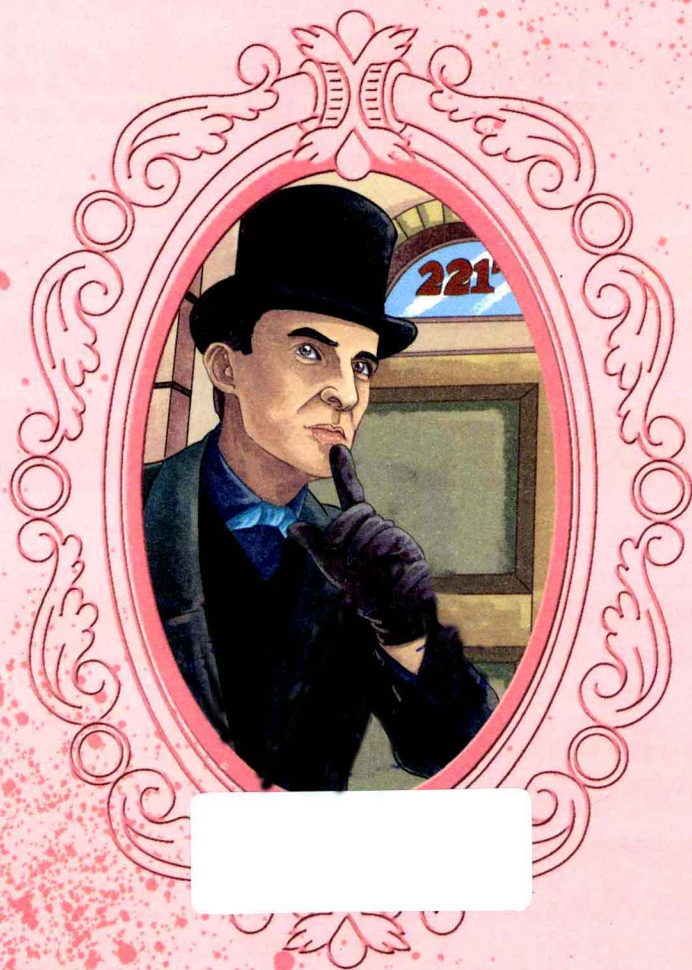
“如果一切可能性都无效时，可能真相就保留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事物之中。”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集

FU ER MO SI TAN AN JI



血色命案



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丽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命案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
夏晨妮译. -- 北京 :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3.6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637-2663-9

I. ①血… II. ①柯… ②夏…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86号

福尔摩斯探案集

FU ER MO SI TAN AN JI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夏晨妮 译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l	tepx@163.com
印刷单位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本	163 × 225 1/16
印张	48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2.00元 (全套四册)

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 电话:010-85868666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尔摩斯探案集

前言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世界著名小说家，堪称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柯南·道尔的一生多姿多彩且曲折离奇，他是历史学家、捕鲸者、运动员、战地通讯记者及唯心论者。1902年，他因在波尔战争中于南非野战医院的优异表现荣封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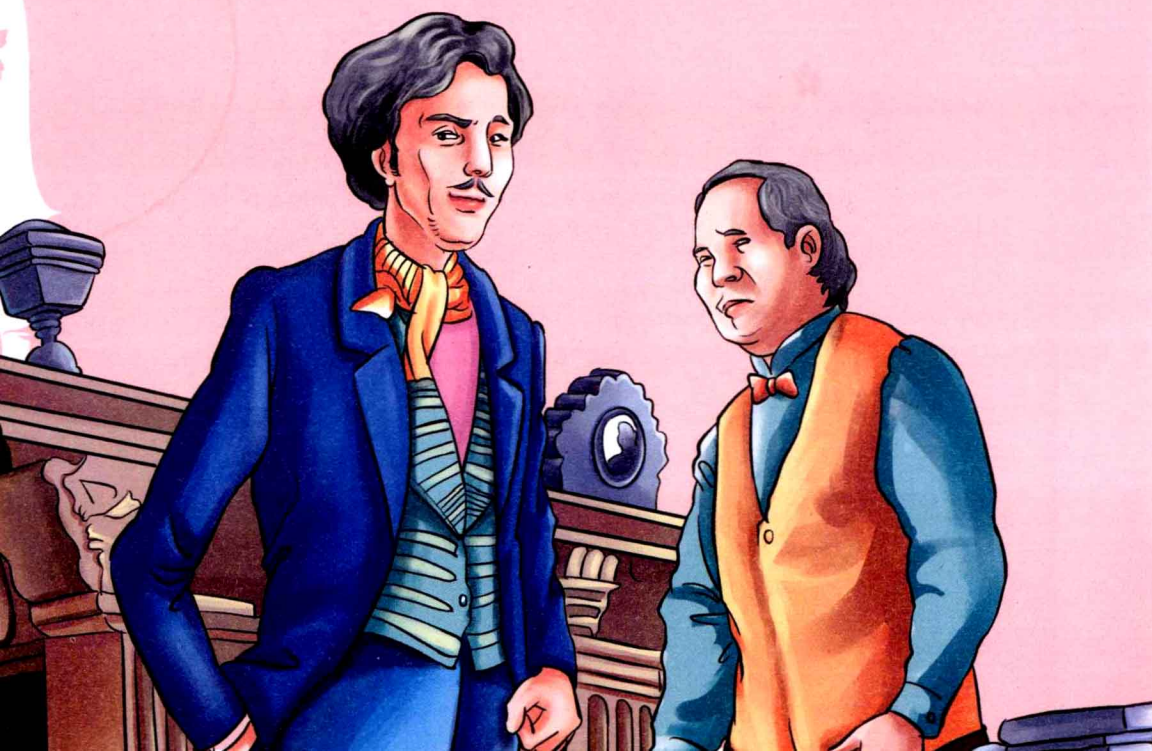
年轻时的柯南·道尔曾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就读，1891回到伦敦成为一名眼科医生，这使得他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他一生中共写了60篇福尔摩斯故事，包括56个短篇和4个中篇，这些故事在40年间陆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1928～1929年，英国出版了福尔摩斯的短篇故事和中篇故事，称之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柯南·道尔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侦探小说历史上的不朽经典。一百多年来风靡全世界，备受读者推崇，正如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所言，“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所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侦探形象，已经成了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身材瘦削、头戴猎帽、肩披风衣、口衔烟斗的神探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面对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案件，福尔摩斯总是能够运用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超强的推理能力，最终将谜团一一解开。由于福尔摩斯这个形象被作者塑造的生动逼真、活灵活现，因此许多读者在读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后，完全相信在贝克街221号真实地生活着这样一位神探。

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判断推理能力，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我们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挑选出了一些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奇妙多变的典型案件，精心编排了这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共分为《绝命追踪》、《血色命案》、《惊狂复仇》、《凶案惊魂》四本。全书图文并茂，语言流畅优美，读者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福尔摩斯的正义、机智和勇敢，还可以掌握一定的推理探案知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经典读物。

马斯格雷夫礼典·····	7
赖盖特之谜·····	25
希腊译员·····	45
海军协约·····	61
最后一案·····	96
空 屋·····	117
下诺伍德的建筑师·····	140
小 舞 人 ·····	167



马斯格雷夫礼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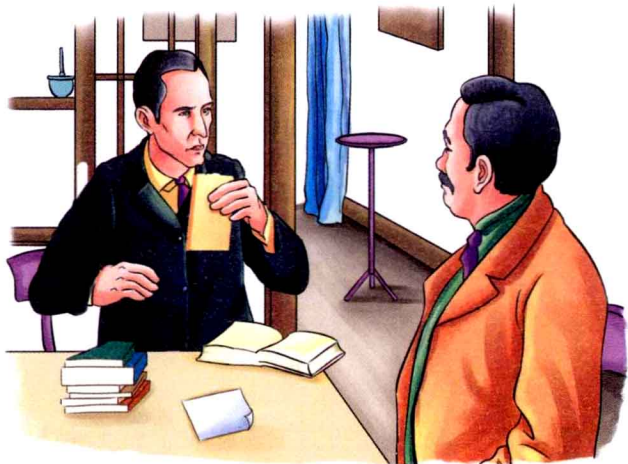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在整理文件时，翻出了他没有成名以前的办案记录，这会引出福尔摩斯怎样的回忆呢？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建议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把堆满他文件的房间稍微整理一下，更适合人住。他很不情愿，但也不能拒绝我这合理的要求，于是他颇不高兴地走回他的房间，拖出一个大铁箱子。他把铁箱子放到房间中央，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打开箱子盖，我看到箱子的三分之一已放满了用红绳绑着的文件。

“华生，这里有很多案件，”福尔摩斯调皮地望着我说道，“我想，如果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会让我拿出来一些而不是把东西放进去。”

“这么说，这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录了？”我问道，“我一直希望我有那些案子的记录。”

“是的，朋



友，这些都是我没成名以前的案件记录。”福尔摩斯非常爱惜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可是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说着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匣，打开盖子，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折皱了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缠着细绳的小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板，说道：“这个案件真的有些不平常呢。”

“朋友，你能猜出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吗？”福尔摩斯笑着问道。

“这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稀奇古怪，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会更使你感到古怪呢。”

“那么，这些遗物有段历史是吗？”

“不仅有历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沿着桌边摆成一行，然后又坐回到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两眼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些，”他说道，“就是我专门留下来以便回忆马斯格雷夫礼典一案的。”

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件被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案子的详细情节。我说道：“如果你详细说给我听，我会很高兴的。”

福尔摩斯大声说道：“华生，我很高兴你也可以把这件案子加进你的记录中，因为这件案子不仅在国内犯罪记载中非常独特，而且我相信在其他国家的犯罪史中也极为罕见。如果在收集我的那些小成就的记录中没有这件奇异的案子，那记录是不完整的。”

“现在你看到我已经名扬四海了，可是你很难想象，开始我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且等待了许久才稍有进展。当初我来到伦敦的时候，住在蒙塔格街，在那时我非常空闲，于是便研究各门学科来打发时间，顺便充实自己。那时接的案子不多，大多是老同学介绍的，而那时接的第三个案子就是马斯格雷夫礼典案，那一

连串的奇异事件使我兴致昂然，而事后证明这件案子的结局事关重大，我的侦探地位也因此进了一大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和我在同一所大学，我们只有一两次的交谈，我记得他对我的观察和推理方法很感兴趣。他有副极为典型的贵族子弟的相貌，削瘦、高鼻梁、大眼睛，态度十分有礼，事实上他确是大英帝国一家最古老贵族的后裔。在16世纪时，他们这一支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分开，在苏塞克斯另立门户，而赫尔斯通庄园或许是这一地区最古老的住宅建筑物了，而他就出生在这一带。

“大学毕业后，大概四年我们没什么接触，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到蒙塔格街来找我。他变化不大，穿着像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依然保持他从前那种与众不同的安静文雅的风度。

“‘近来如何？’我们热情地握手以后，我问道。

“‘你大概听说过我可怜的父亲去世了，’马斯格雷夫说道，‘他是两年前故去的。从那时起我不得不接管赫尔斯通庄园了。因为我又是我们那一区的议员，所以忙得不可开交。可是，福尔摩斯，我听说你正在把你那令人惊奇的推理方法用到实际生活中了？’

“‘是的，’我说道，‘我已经靠这点小聪明谋生了！’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因为你的建议将对我十分重要。最近在赫尔斯通我碰到了许多古怪的事，警察一点头绪也查不出来，这确实是一件不寻常的案件。’

“在我心底我一直相信我能解决别人破不了的案子，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试试我的能力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他讲时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而且我也很久没有接到案子了，急切地渴望有案子到手。

“‘请告诉我详情吧。’我大声说道。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来，点燃了我递给他的烟。

“‘你必须先知道，’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单身汉，但是我在赫尔斯通庄园拥有相当多的仆人，因为那是一栋老旧的庄园，有不少琐碎的事情需要花时间照顾。我共有八名女仆、一个厨师、一个管家、两个男仆和一个小听差。花园和马厩另有一批人照管。

“‘在这些仆人中，工作最久的是管家布伦顿。我父亲当初用他时，他是一个失业的年轻教师，但他很有能力而且个性很强，很快就成了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他是个健壮而且相貌俊秀的男子，虽然和我们相处已二十年了，但他还不满四十岁。他会说好几种语言，几乎能演奏所有的乐器，以他这种能力和不寻常的天赋，能在这样一个位置满足地工作这么久，实在令人费解。不过我认为他是安于现状，懒于变动了。不过，凡是来访过的客人都记得这位管家。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喜欢拈花惹草。他第一次结婚时倒也不错，可是自从他妻子去世后，他在这方面惹来的麻烦没完没了。几个月以前我们以为他又可以安定下来，因为他与我们的二等使女雷切尔·豪厄尔斯订了婚，可是不久他又把雷切尔抛弃了，与猎场看守班头的女儿珍妮特·特雷杰丽丝在一起了。雷切尔是一个好姑娘，但是具有威尔士人容易激动的性格。当她得知这件事后，得了脑膜炎，至今，或者说直到昨天才开始像影子般地在屋内走动，这是最近发生在赫尔斯通的第一件事情。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把第一件事忘在了脑后。第二件事是因布伦顿干了不名誉的事而被开除了。

“‘事情是这样的：这原是一所老旧凌乱的庄园。上星期四晚上，我吃过晚餐后，糊里糊涂地喝了一杯很浓的黑咖啡，结果一直到清晨两点钟我还没有睡着，我想已是没有希望入睡了，于是点起蜡烛，打算看完我没有看完的那本小说，但是那本书被我留在了弹子房，于是我便披上睡衣去拿。

“‘要到弹子房我必须走下一段楼梯，再穿过通往藏书室和贮枪室的一段走廊，当我向走廊望过去时，看到藏书室的门开着

而且透出了一点亮光，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意外。我睡前曾亲自把灯熄灭并将门关上，我第一个念头是小偷，赫尔斯通庄园走廊的墙壁上大部分以古代武器为装饰，于是我取下一柄战斧，然后放下蜡烛，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走过去，由打开的门偷望进去。

“‘让我惊奇的是管家布伦顿在藏书室里。他坐在靠椅中，膝上摊着一张地图之类的纸，前额埋在手巾中，陷入沉思。突然他又从靠椅中站起来，走到旁边一个柜子前，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又回到座位上，然后开始仔细地研究起来。他这样镇静自若地审阅我们家族的文件使我感到十分愤怒。我大步跨了进去，这时布伦顿抬起头来，看到我走了进来，他立刻跳了起来，他的脸因害怕而变得灰白了，连忙将他刚才研究的那张地图一样的纸塞进了口袋。

“‘我说：“好哇！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信任。明天你就离开这里吧。”

“‘他垂头丧气地对我鞠了个躬，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溜走了。蜡烛仍放在桌子上，借着烛光我看了一下布伦顿由柜子里取出的是什么文件，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那是份很不重要的文件，是



一份关于马斯格雷夫礼典中用来问答的古怪旧仪式的抄本。这是我们家族的特有仪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一到成年就要举行这种仪式，但这只是我们家族的私事。那个文件或许对考古学家有些作用，但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我们等一下要好好研究一下那份文件。’我说道。

“‘如果你认为确有必要的话，’马斯格雷夫略有些迟疑地答道，‘好，我就继续讲下去。我用布伦顿留下来的钥匙锁好柜子，转身刚要离开，突然发现管家又回来了，站在我面前，这让我大吃一惊。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嘶哑：“马斯格雷夫先生，我不能这样不光彩地离开。我虽然身份低微，但平时很要面子，这样不光彩地离开就会要了我的命。先生，如果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会自杀，那我的死就由先生来负责，我会这么办的。如果经过刚才的事你不愿意留我，那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让我自己辞职离开，我保证肯定在一个月之内离开的。马斯格雷夫先生，请不要当着所有熟人的面把我赶出去。”

“‘我答道：“你不值得别人为你着想那么多。布伦顿，你的行为极其恶劣，不过，你在我家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也不愿意公开你不光彩的事情。但一个月太久了，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随你说什么理由都可以。”

“‘他失望地叫道：“只有一个星期？先生，两个星期吧，至少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重复道：“一个星期。而且你应该认为这是对你非常宽容了。”

“‘他垂头丧气地走开了。我熄了灯，也回自己房间了。

“‘接下来的两天，布伦顿对工作非常克尽职守。我对所发生的事只字不提，只是有些好奇地想看看他是如何遮掩他不光彩的行为的。但到了第三天早晨，他没有像从前一样过来听我对他一天工作的指示。我离开餐厅时，正好碰到女仆雷切尔·豪厄尔

斯，我曾向你提过她刚刚病愈复原，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因此我劝她先不要工作。

“‘我说道：“你应当卧床休息，身体健康一些了再工作。””

“‘她带着十分奇怪的表情望着我，使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又犯了脑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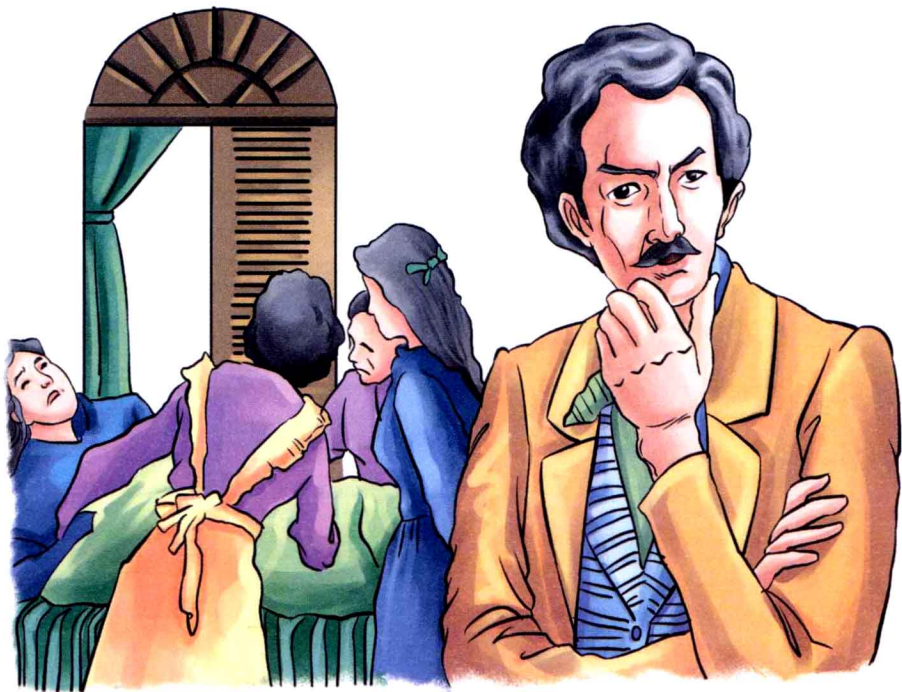
“‘她说道：“我已经够健康的了，马斯格雷夫先生。””

“‘我回答道：“我们要听听医生怎么说。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你下楼时，请顺便告诉布伦顿，我要找他。””

“‘她说道：“管家已经走了。””

“‘我问道：“走了！到哪儿去了？””

“‘她说：“他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不在房里。噢，是的，他走了，他不在了！”雷切尔说着，靠在墙上，发出一声声尖锐的笑声，我被她突发的歇斯底里的尖笑声给吓坏了，我赶紧按铃叫人。仆人们把她送回了房间，她仍一边尖叫一边哭泣着。我开始



找布伦顿，毫无疑问他确实不见了。从前一晚他回房以后就没有人见到过他，而他的床昨天晚上没有人睡过。但很难看出他是如何离开房间的，因为早上门窗都是锁着的，他的衣服、手表，甚至钱都在房间里，但他平常穿的那套黑西装不见了。他的拖鞋不见了，但靴子还在房间。管家布伦顿晚上去了哪里？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马上招集所有仆人，开始把整个庄园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搜查了一遍，就连无人居住的古老的厢房也搜查过了，但一点他的踪迹都没有。我不相信他会留下所有的财物离开，但他现在在哪里呢？我叫来当地警察，但也找不到。后来又有一个新的事情发生了，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了。

“‘自从管家失踪后，两天来雷切尔·豪厄尔斯病得很厉害，有时神志不清，有时又情绪激动、举止失常。于是不得不雇了一位护士通宵陪她。就在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天晚上，护士看她的病人睡得很香，便在扶手椅上想小睡一会儿，可一直睡到了天亮，当她醒来后发现，病床上是空的，窗是开着的，病人已没了踪影。护士立即把我叫醒，我马上带领两个仆人去找回失踪的女仆，她的去向很好辨认，因为她是从窗子下面开始的，我们沿着她的足迹，穿过草坪来到小湖边，到了那里，足迹在碎石小路附近消失了，那条小径一直通往庄园外面。而那个湖的深度大概是八英尺，当我们看到这个神志不清的可怜姑娘的足迹消失在湖边时，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的感受了。

“‘当然，我们立刻开始打捞，但没有找到尸体，反而，我们捞上来一件出乎意料的东西，那是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一堆生锈而变了色的金属片，以及一些失去光泽的水晶或玻璃，我们只从湖中捞到了这个布袋。昨天我们尽力地四处搜寻、查问，可是仍没有雷切尔·豪厄尔斯和理查德·布伦顿的下落。警察也无能为力了，因此我只好来找你，这是最后一个可以求助的地方了。’

“你可以想象，华生，我是多么急切地听着这一连串的离奇事件，竭力把各个片段凑在一起，找出一条共同的主线，管家不见了，女仆也不见了，女仆曾经爱那名管家，但后来又有其他的原因

恨他。女仆的性情急躁易怒，管家失踪后，她变得极其激动，又把一件装着奇怪东西的口袋丢到湖里。这些全是应该考虑的线索，但没有一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我说道：‘马斯格雷夫，我必须看那份文件，就是你的管家冒着失去职位的危险而去察看的那份文件。’

“‘我们家族的礼典是件非常荒唐的东西。’马斯格雷夫回答道，‘但至少还可以把它解释为保留古老的传统。如果你愿意过目的话，我有一份礼典问答词的抄件，你可以看看。’

“华生，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马斯格雷夫家族中每个成年人都必须经过这个仪式问答程序，现在我就把问答词的原文读给你听。

“‘它是谁的？’

“‘是那个去了的人。’

“‘谁应该得到它？’

“‘那个即将来到的人。’

“‘太阳在哪里？’

“‘在橡树上面。’

“‘影子在哪里？’

“‘在榆树下面。’

“‘怎样测到它？’

“‘向北十步又十步，向东五步又五步，向南两步又两步，向西一步又一步，就在下面。’

“‘我们该为他付出什么？’

“‘所有属于我们的一切。’

“‘为什么我们要付出？’

“‘因为要守信。’

“‘原件没有注明日期，但是，文字用的是17世纪中叶的拼写法。’马斯格雷夫说道，‘不过，恐怕对你破案没有多大帮助。’

“‘至少，’我说道，‘它给了我们另一个谜，比前一个谜更有趣。很有可能解开了这个谜，第一个谜也就解开了。’马斯格雷夫，

请原谅我这么说，你的管家似乎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要比他主人家十代都要有洞察力。’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马斯格雷夫说道，‘这份文件在我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重要性。’

“‘不过我觉得这份文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布伦顿的见解和我的肯定一致，他可能在你捉到他的那个晚上之前就已经看过这份文件了。’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费力地珍藏过它。’

“‘据我猜测，他最后一次看这份文件，无非是想确认一下它的内容罢了。我想他有一张地图或图表之类的，在你进去时匆忙装进口袋的东西，他那时正拿出来做对照。’

“‘确实是这样，可是这和我们家的旧传统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这没头没脑的问答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要找出答案不会有什么困难，’我说道，‘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搭下一班火车去苏塞克斯，到现场再对这件事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两个人当天下午就到了赫尔斯通，华生，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很肯定地相信，这不是三个孤立的神秘事件，而是连在一起的同一件事。如果我能正确地解释出‘马斯格雷夫礼典’，那我一定能查明管家布伦顿和女仆豪厄尔斯两人的事实真相。于是我将所有精力放在这个方向，管家之所以急于想掌握这个古老的仪式中的语句，显然他看出了其中的秘密，他想从中得到私利。那么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它又对管家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呢？

“我又看了一遍礼典，可以明显地看出测量方法一定是和礼典中其他句子所暗指的某个地点有关。从礼典中我们可以得知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可以引导我们着手的方向，就是一棵橡树和一棵榆树。那棵橡树一点问题也没有，它就在屋子的正前方，车道的左边，我生平见过的最高大、最古老的橡树矗立在一堆橡树之中。

“‘起草你家礼典的时候就有了这棵橡树吗？’当我们驾车经